墓志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沈公墓志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諡大
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
少好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
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
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
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
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

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
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
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逕行二州八邑之間
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訐株聯募引動至百人
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
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
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
講解懷懷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
城郭乃鑿西山之谷伺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
遷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葦倡亂所過殘
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
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擾公曰吾在此無恐吾
詗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
將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固不往瑾嗛之
左遷曹屬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
遣邏卒詗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拾無所得
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
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遣繫下巡按
御史閒狀家人懇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
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
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傭直怡然以歸逆瑾
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

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
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
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錢筆之屬
爲公府宴饗用時撫巡交章劾薦遂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箐銅仁烏羅等苗
屢出刼掠爲患前撫臣莘以化外驕獘不究切之公
曰是不一揃刈且滋蔓蔓難圖也莘勵將士爲深入
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厓囤恃險
攻之闇后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適公調兵先截其餉
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
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
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廢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
晏然初監處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　朝廷大發兵剪
之公恩奔迸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盪有
捴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訃乞歸守制　朝廷遣
官諭祭比服闋　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勤
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　詔命馳
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
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塋公娶計
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
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諄大雅大
中大謨廕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衆中嘿然

若不能言而粲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
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
每言昔在大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
鬨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
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
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
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
復至則已奭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
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
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
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
分異耶待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
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
醇謹篤行恂恂沈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
政聲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頑分北荒服自昔相沿
簡節踈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罙入其阻
林蠻洞蜒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
乃見於斯公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不尚有愒
勒石山崖爰告來禩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志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胥臺鄉後徙閶門之南濠

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爲吳郡弟子員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屢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得仕矣不屑卒業南雝入試科場復不利時遠近從游者多去取科第歲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爲君曰吾不自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掇萃程文之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錄熟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姦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但涕泣求死君察其色得其冤狀使人詗之果誣也婦得不冤死民有與富家訟者庾死獄中其子訟之又以誣坐死君閱其案曰父以是死子又死焉其忍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嶺南蕃貨輻湊視篆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輒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攝保昌有某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我訟於蕃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羣望禱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聚衣

氏子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
男三學忠學孝學詩君以正德　年　月　日卒以
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鷹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維善御曾不一獲沫也勇聞戰乃三北噫嘻魏子
屢上而踣晚得一官于嶺之下政方發開忽已物故
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志銘

於乎吾弟今竟安之儀容聲咳彷彿猶在而遂不可
見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今世之
好結來生之因能無酸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
言之而平生所事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抆淚而書之

吾弟諱銓字秉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彥祥曾祖也初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達
祖也前知光化縣蔡贈光禄大夫諱朝用考也吾弟
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
未甚知學乙未春予入翰林自光化馳省予於京邸
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余起朝猶於牕
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矣
居先太夫人喪哀毀之餘學亦不廢兄弟自相師友
余時年壯亦銳於學余每覺有進弟輒已追及之若

與余爭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
朝余弟入郡膠學行爲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
場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盜政歎曰此
豈求仕時耶遂告入太學久之乃授迪功郎杭州府
經歷空名呈身亦不之官時令亦自內閣歸日從余
相羊山水間扁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
地花朝月夕有會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嬾而弟好
吟故弟倡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令
無倡也會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爲心也
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
弟以余爲師余以弟爲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

忍獨舍余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
國家生民爲念每聞
朝廷用一正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
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符
世固未有不耕而穫亦未有耕而不穫者隨所積之
厚薄而報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于學曾不獲一
日之用礪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
壽以歿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巳卯正月十二日以
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葬洞庭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
賢淑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覲女二望學已有聞覲亦

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爲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
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脩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
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羣從競秀而封君尤傑出封君
諱潮字以同瓌顏秀幹詩章字畫逈出流輩姻以復
聯太孺人生淑愼柔嘉來歸于徐孝敬姒睦遠近稱
賢而再育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
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
達事體太孺人自以爲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
果及王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內外出納巨
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縉
入翰林得貤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
太孺人珠冠霞帔饗其榮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
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相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
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孺人以疾卒二年四
月廿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
子男二縉紳縉擢進士入翰林侍　今上於講幄
日承　顧問誦說指陳從容詳雅啓沃之功懋焉徐
宗將日起而大人謂繄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
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

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予長女昔歸縉侍太孺人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推賢讓能惟士之艱況也閨門能無有愆徐門日高伊誰使者我銘其幽以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志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宗愽之夫人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寶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雉瀆稱累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冢宰次宜次宇女三孫男七伷价仕侔脩係倬宇例授蘇州指揮使伷价仕國子生侔庠生修中書舍人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月十九日葬邑仰天山之阡啓柱國君之柩焉春秋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最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內外卑尊踈戚皆有法冢宰初以進士爲才御史按察副按察使以廉明稱入爲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群盜起北方攻城破邑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毅然請帥師討之賊屢敗北奔潰追賊酋於海隅而戮之中外乂安功亦偉矣正位冢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

夫人爲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奇禍所坐曖昧功過相准猶宜從八議之當爰進者從而媒櫱之聽者不察又從而下石焉乃至官校籍其家家人或驚駭太夫人怡然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盍歸乎家宰亦屢跡乞歸不允旋陷大譴大何之域賴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僉沈太夫人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榮觀屯艱其事好旋天昌爲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怨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女

享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諱寶之配今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戶部侍郎不赴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

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又以母老辭

今上即　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

上知其孝不強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

疾命至不能興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
月二日終于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
去大夫墓數百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
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
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婿爲鞏珉吳汝
憲館于家者曰秦汶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
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奪其志不改不二其節
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
辭不獲則爲按狀書其勤家勸學官居守法之事以
見尚書德學之成蓋名之著者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産
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秘藏之以貽其子之長及

尚書就外傅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
每於警惰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
至遂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歷户部員外郎
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
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漕運鎮淮安皆
至官食其禄及户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
養于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輒以公勤爲戒官
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毀淫祠寺觀人莫能沮
人或曰是公孝惟母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
曰此　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
六体類是州官每閔雨齋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

在官者憂民吾獨得不憂前官有喪不能舉尚書輟
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
嘗省穡家用以裨汝州官毋生辰輒納女賓爲壽太
淑人曰此謁階也不許在江西長婿來逆婦俗皆用
樂或言察院密邇盍省之太淑人曰省之曷若撤之
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闔户終日自鮭菜外無敢闌
出入者及病命啓篋笥分諸女孫衆意在官久當有
珍奇綺繡及啓舊衣數襲見者憮然而心服其廉其
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育是子非是子莫能
報是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斯宦學孰拊藐呱迄成名德仕多違養
養斯利祿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
撫成尚書爲國重器令伯陳詞誠徹于
帝八十年來定省不廢教既遂矣養亦至矣弗祿榮
名維其備矣刻石幽墟垂無艾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誌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朞年之間二女接夭
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
祿呱呱在襁褓余時尚未有子戚之甚愛之甚閔閔
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
予學繙閱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
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史

之淬礪之以底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
警戒相成之道子玄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玄度
學有成緒而吾女之學亦益進間習爲五字詩輒自
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
由知也歸于容二十餘年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入
翰林由庶吉士無侍讀今子容名位日顯而余女
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以姑未及不敢先焉
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男二玄度玄成成
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丑三月二十四
卒之日已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華巫之原
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鳳皇
山之陽銘曰子之嬪兮又賢且慧兮歸值其良兮而
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鹿而之鳳山福
爾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 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與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祀之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為御史也屢抗疏言事天下想望其丰采董學政於南畿鬻時為弊子員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絆劾百僚不避權倖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至

是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豈登洋洋翼翼遂居宿
學宮士子競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
二鐙前道巡行學舍事當上聞屏居齋沐引使於庭
再拜乃遣升降東西階舉足後先造次不爽教人為
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太極圖蓋在異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
見於章縫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
既去而思之有加於戲非賢而能若是乎及官河南
率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廣東有中官僦民者公權
抑不少假數以事撼公不為動卒以是被逮民之遮
道踊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嘗以事得譴亦上疏訟
公冤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
至行李蕭然晚聞母喪賣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
喪士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
其之官廣東也中途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
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為法所謂古之人
乎圖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
主公蕭田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　今上之初
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鑒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
大者非獸以其言也觀望之間固為多矣及承乏翰
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予何以副
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
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履綦衆方狺狺
兮獸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顛以殞兮不
惑不憂猗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夫時則然兮吾以何
尤越山岑岑兮越水瀰瀰懷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內夫人能
知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
知也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揚子雲
矣其卒也爲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秦造漢雖多門兮商詩瞿易
授受親兮黨同矜異轉去眞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
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刻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
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
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敢干兮於文懿
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
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翫
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
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
太美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
來者誰兮

陸詹事哀詞 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　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某時游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岍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乏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豔其盛而憫其衰也作詞哀之

芒乎窈窕曷之憑兮胡然熻赩欻摧崩兮誰者爲之曷勸懲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稜兮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迅雲鵬兮橫江鱣鯨脫韝鷹兮祥開劒井光怪騰兮木天學海浩淵澄兮嚌嚅沉浸日烝烝兮威儀禔禔富才能兮辯若懸河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氷兮史館秉筆直若兢兮經筵講說三昧稱兮汝予舊學得若矜兮如金就範木就繩兮宮端翰學望峻嶒兮衆謂夫子自此升兮秉鈞宥密輔弼丞兮調元熙載罔不勝兮方當雲騫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道輘兮纍纍喪車丹旐乘兮妻宮並殯女喪仍兮榮名過目若風鐙兮盛衰糾纆豈其恒兮嗟藐承學若齊滕兮官曹私署近得朋兮齋廬朝轡憶並曾兮於戲邈矣涕在膺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環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先生守維清慎白壁貞松弗渝弗粼少入詞林文望孔蔚 國史是非董孤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罄室獻懸黔婁之清年方四十伉儷則逝鰥居以終曾參之義士方宦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惟時之倣嶷嶷先生世孰及之未秉國均天乃奪之某等少蒙鶚薦有位于茲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獸其私

祭陳太常 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而孰知其間奧旨微詞有深如淵有棼如絲先生蒞止一語輒領微析秋毫動中肯綮高卑淺深各滿其腹匡衡解頤朱雲折角作爲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瑣屑不理人曰憒憒人知其晦莫知其睿商畧陽秋蓍龜涇渭崖岍不修人曰躬躬人知其怯莫知其勇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熱我獸求閑一官于南九載斯遷其畸者人位也宜後其偶者天云胡弗壽某等少侍門牆忝有祿位聞計莫奔南望殞涕心喪之誠一卮遙酹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

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實惇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爲御史士有先覺風紀不隳輔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維宏任重遠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踠天不可測有呱者見有筑者室萬里滇南見者興惻況于八人感舊則多酹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於戲天之生才其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存匡濟弱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恣觀中秘日侍經帷周旋風議晚登黃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爲以展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磐桓竟以訃至驊騄方騰中道而躓梁棟方隆風雨忽萃於戲思公天實難既設奠緘詞尚其來塈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爲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　朝班間簉玉署相隨金匱更紬已亥還南斬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乏有出必偕並鑣聯裒陵道驅馳郊壇宿留最後同直　文華遂宥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

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陂公謹之酎莫知高潔實忘
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
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別且復我言比來會合
斯又稍開微痾引年屢奏手札頻承黑色如黝宜壽
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刑國喪耆舊如公德器天胡
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云覯不與
我言有檐斯匱平生此別情曷云究公其聞乎薄薦
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惠而過我信宿惓惓欲去不果去不一日
忽以卜聞俯仰之間遂成古今乃知前來蓋以永訣

始終之義予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游諸彦一朝來歸
雨消雲散感時寒暄子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感寔多
遠致薄奠傷如之何

祭白都憲文

嗟予鮮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
況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復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
永訣

康敏祖謝公復繼之脩仰
不知盛衰事有不期
今昔有涕漣洏衰病偶存廢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寔惇旦夕相從

討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躋內閣公謂猶已
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登
我心遥賀司馬在　朝景仁安卧謂方蔺在遽已
得謝不能媕阿與時高下直道難行先后一轍秦晉
之好由期而結蘇及南徐遄往斯復歐趙命駕非朝伊
夕公不少留吾道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祿遠日有
斯匍匐是宜　綸音下問輶軒逮而緘詞代往非
我之思終天之恨寓此一卮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秘閣入朝　兩宮冠帔若若公惓
鈞衡乞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歸
令子教養鞠育終身之倚計音忽聞使我驚呼子失
慈母婦失賢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歟窀穸有期義當
匍匐道遠莫致莫預執紼薄奠生芻以告罔極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頌贊

御賜禁方頌 弘治間賜

今上皇帝讀永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
工臣寵得其二焉臣鍳間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

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敦非我身普在
皇永清海内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廣荅兼收如山
如海於皇我 皇萬幾既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
有老神農逮于軒岐 先皇之志我維行之
帝曰來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邦家之光 皇仁

如天豈需一勺尚効涓涓以裨海嶽　皇仁宏敷
鄙及海宇唯　皇萬年永作民主

恩覃三世頌

唯戴氏自晉始來家建業其後遷於剡望於歙發於
浮梁今大司寇公昆弟四人相繼敭歷中外今茲遂
大發於公位躋八座恩覃三葉於乎其盛矣予忝公
門下士敢再拜爲之頌
猗宋戴公儲祥單厚自晉來家金陵彌劭于剡于歙
于江之右作之述之其艱其劬延延百載發於尚書
噫嘻尚書勳績多有董學東南多士丕起臬藩閩越
枯蘚棼理來旬于鄖大懟攸馘佐秋官卿明刑教弼
帝曰予治唯乃之休乃祖乃父厥訓克昭　帝有
恩言進少司寇冠裳朱翟竝有封彌於赫　皇命三
葉是承作廟浮梁禮秩具登非先曷隆非後曷繼太
史作頌敭于世世

孝廟御書贊

於穆　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
日新藝乃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
鍾王淵停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
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十襲

御書祕方贊

今上皇帝萬機之暇留心翰墨間閱永樂大典得金

匱秘方外人所未睹者乃　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
太醫院使臣玉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昔唐文皇飛
白賜羣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爲盛事然豈
若臣玉之被是　賜也奎章照耀又以寓濟物之仁
焉臣鏊預觀稽首而作贊曰
聖仁御極萬機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
有方中秘有觸　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
一人夭閼札瘥舉切予身乃紬秘方乃御　宸翰玉
版霞舒天機雲爛噫嘻爾玉職內藥房尚推予仁嘉
惠萬方玉拜稽首受言藏之唯　皇之仁儼其將
之昔有神農始嘗醫藥亦有羲皇肇開卦畫藥以起
死畫以昭矇二者合一孰知其功唐宋兩宗賜侈飛
白豈如我　皇懷民之瘼歸焉新樓御書在焉何
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
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參其舊著作閩產而家於吳
淵源一脉鄉邦所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
門前之雪

丹陛糾儀圖贊爲御史劉廷贊作

宮城巖巖九重啓曈曨曙色　天顏咫東文盞西袍
笏次對立者誰唯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繩

姧爾指屈軼嶢嶢豸嶪嵬權姧惴慄耎媚恥外雖嚴稜中豈弟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即之藹藹乎如春之温襟宇瀞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策蹇蹇乎老而彌篤者憂世之心袞衣玉帶弼亮　四朝位應三台禮絕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皐夔稷卨事功復見於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贊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則甚工也恭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乎其若虛乎所出乃不窮也昔喪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如睹其眞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贍議論之精古所謂難爲弟難爲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贊

長公天僊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
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愠
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
燦然五星之正色澹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貴飾　渙
汗厥沃　密勿雖儉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
君子亦自以爲不可及衆方仲之爲　當代之斗山
上且用之爲久早之霖雨而公不待脩然還舉嗟斯
民之不祿悵吾徒之無侶載瞻遺象有淚如潸

東峯吳鳴翰像贊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爲有才如君卒以不試
君之爲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
險擬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挾鯨牙
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目之網
冥鴻飛高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戲東峯今其亡矣
吾疑猶在蠻碑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自許生前
於戲東峯然乎不然忽覽遺像淚若迸泉

先少傳昆弟行樂像贊

先少傳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璞先少傳爲季伯頎
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鬌童時見
海虞朱孟誠實傳茲象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
蓋五十餘年鬌亦且老矣覩茲像如諸父之復生未
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欷然繼以泣也因爲之贊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茲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爲兒
膝前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
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茲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
有淚縱橫我懷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
嗟嗟後人尚繼無斁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
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
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
瑞狂猘不能媚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
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

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
量識其才則庸會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
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
之蹤傳而不能爲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顯像贊

瑩若氷壺矯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
尚沿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霑宋唐之故身棲委巷
名在薦紳望之者謂其簡傲不霑宋唐之故身棲委巷
粹之可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　命
辭屢辟殆將爲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贊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莩載途有司奉　命檢災賑饑而往往旁緣以爲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角頭巡司李禎領檄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象贊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于愛物則　九重之仁不隔于困窮噫彼貪濁位都顯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蒞其上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兄安隱像贊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髯而長身沉靜簡默其弟鏊位至內閣而兄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望也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鏊爲之贊曰

彼夸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宮室華侈相高兄獸澹然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濆敞廬脫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贊

玉爲之潤氷爲之潔春爲之溫政也罔缺剖　皇之符來牧于吳厥膏不屯厥守不洿不振不譁吳民其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吳民懷之欲畱其可獸傳畫象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藐在南

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賛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盎然而足者内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絇志謝塵坌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斯人之徒歟

謝安石像賛

有晉太傅或傳其眞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溫問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沖夷風神之超邁隘視區寰翛然物外世方多故欲攘紛紜誰能起公坐清胡塵

謝靈運像賛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露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賛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爲長虵吞噬罔極四海奔潰左袵魋結時維信國泉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敓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姧佞靦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絇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疊山夫人李氏像賛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爲忠臣妻者乎

汪玉川像贊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鑒則精決事之休咎斷人之死生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遯形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君平

孫真人像贊

噫嘻先生跨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扁猛伏如牛羊問胡以然惟誠是蹈乃知至人神明內葆金石無硋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illegible]之

以紛吾年

王光菴像贊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元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遁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脩然丰神曳杖逍遥不襪不巾是爲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贊 崑山尹嗣忠父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姧璫誓死不回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姧璫憤激至死死雖不同同歸於義及今凜凜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誰謂君矢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贊

我懷伊人嶔崟岸嶨誰云林居直氣噴薄觀其挫權
璫之猘折妖胬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儋乎人之爵
必能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
我懷伊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王貞愚教諭像贊

京國蚤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晚佚入睢陽五
老之圖貌若吶而心則辨韻若散而材不諫人皆愛
其蘊藉已獨抱乎冲虛之人也其果直愚也耶其非
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 爲徐都憲公肅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爲之一心兮本虛
撓之則亂維二則參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徂遷
主則爲客何日來旋允毅徐公主一無怠無曰不顯
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內完
維貴維貨維是維非唯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
應已斯寂往者如亡來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徂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人亦有言
才焉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

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爲準說告高宗
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
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
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頃予讀近思錄得二言焉治懼爲難治怒爲難明理
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
乃先自燔既愆於事亦苗于身方其怒時爾盍自思
彼其是耶我怒奚爲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
弗啻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作
明鏡在懸其中湛若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懼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憒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
倉皇眩瞀心既靡定身且爲措方其懼時爾盍自定
在吾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
雖死而何譬彼寒泉點于沸湯點之點之沸乃不揚
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己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歲則病癸丑則病而皆
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歲行在丑則病

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
曰維未病病而慎之瘉惟其幸凡病諸苦爾則備嘗
氷寒火熱歐吐膜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劊及其瘉矣
忽焉若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
無曰何益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
後悔何爲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麟頟頟清廟斯勑廟食誰歟劍褒甕鏊
譚公崇侯昔在　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
克壯萬夫之望執戈來將九門既克懷來雄莫潘楊
執縛大戰白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遏夾河之難甲冑
躬擐被創獸殿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
于岡公身則亡其神堂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
皇旅大業遂成惻愴　聖情帶礪是盟虔虔孝孫
襲祉揆原哀扣　帝閽惟　皇有詔賁于新廟尊
嚴有耀萬祀千秋椒糈時羞蓋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　布政胡部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翟氏閒關兵戈卒能全其節以
保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蒙古盜中夏紊我冠裳中
夏之人亦何必爲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祿
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

他翬氏有焉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頹內訌外軋盜起蘄黃鯨奔豨突來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堤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丙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婷婷纍纍稚子涉寢棘荊豈無一死死亦何神立孤難耳青鋩碎纊執緯之恤貌矣胡宗繩繩秩秩惟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蹈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蔣伯宣以貽予予寶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犖鉏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吾與汝相携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叙堂銘 有序

少保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靳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叙堂于祠之前以爲利成享餕合族之地而屬予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塗人況又其遠乎非獸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焉

醫夏畦之間蓋非獸士之辠也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illegible]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彌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蓋後世士無世祿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獸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毋族亦[illegible]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illegible]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於宗法亦何大相遠乎靳之先自漢信武侯歙始大唐有孝謨宋有裁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來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溫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絫德儲祥是生少保毗輔　天子顯有令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

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在死有廟享祀蒸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繩繩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隨圮遷徙東西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

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噫靳之顯始漢肅侯來君江左發自温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　今天子治進數增作廟於家合族再登逡奔執邊灌瓚是承燕毛旅酬享獻蒸蒸凡此靳宗有疎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園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園千五祭峰下正德丙子冬鄉人來告曰園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爲何物園丁不識鋤而去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視之曰芝也胡爲來哉吾不知占意者其祥乎遂事者詠歌焉余爲之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弗長煇煇紫芝之不種而生維木維卉藩之弗榮煇煇紫芝無根而遂有蓋如丹有莖如漆不殖不勤豈伊人力麟出非時獲之而斃芝出雜時斬之而肆人不易物茲維休祥嶷嶷其標煇煇其光君家其昌

端硯銘

温潤而澤堅方以大垣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以貽尔耶守之勿怠曰磨曰礪曰漸曰漬而時出之

井井亭銘爲吳南夫太常作

有冽者井天平之陜一脉遐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
奫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耘者東西行者
其汲纍纍其來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鈴山堂銘

我[illegible]於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詢學宮之傍有鈴者山
奔躡來赴靚麗端嚴屹若相顧唯堂何有有圖有
書亦有豆籩親賓之於有斐嚴子陟降惟斯坐對
鈴山乃自得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震不騫[illegible]
是之則

歙硯銘

質橢以圜色紺而黝皤其腹像巨公之容嫵其眉若
佳人之秀歙溪千年孔此瓊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黃
閣之間而獨相隨于荒巖窮谷之囿之人也其殆所
謂金相玉質磨不磷涅不緇而爲吾歲寒三益之友
者歟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震澤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雜著

慅母傳

慅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慅慅然也號曰慅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筦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

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
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
之愚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
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
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母有
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
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曰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
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恩多矣
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
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
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綸

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卜人
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掠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
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
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剉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
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
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取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
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
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
日無著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
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
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幸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毋者也可謂偉矣然毋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爲累功高不賞諒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蝆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蝆人者閒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二不見其顛擾擘仍之不及其脛於是龍伯睪然顧曰汝何爲者蝆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搤措之眉睫不爲有無吞之胸臆曾不蒂芥而何以爲大蝆人囅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叱咤則四海震蕩盪立乎廟廊國威爲強堅乎邊陲敵膽爲驚蝆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窮而視之泯泯芒芒不見其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蟻蝝翔於四野奏我以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旁流幬載洞穆而凝蜿蟺而代倏然而生孰歟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乎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

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
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而足
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餘
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
其骭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
而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
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
歟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
軾叔孫是獲且而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
汝獸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
見其主放之宇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

理天文星宿爲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爲齊相國爲
韓司徒爲晉主簿爲魏中書監爾未知也若處西海
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
驚以爲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
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
自我視子則子爲長自子視我則我爲短自我視我
則我爲短自我視我則我爲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
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氷倏融而解何
有於氷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倏墮而晦何有
於水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
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嗤孰妍

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蜂蟻蚊蚋聱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窅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聒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別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並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纔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于一而應于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

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昔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爲二可乎衰時則無樂樂時則無衰又謂衰樂爲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所謂一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想論

近世有爲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爲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爲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字）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爲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蠡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宜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粵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來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參（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脩周必大（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爲賢耶爲不

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梗楠豫章餘若橘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錯稛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爲北者畱爲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爲亂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辠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兗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來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　國朝

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勳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
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僂數由
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
朝分裂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今天下一家
同爲王臣奚不相悅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
祖昌爲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爲萬世法乎然
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
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僞
爲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
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南北賢用
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

在至公

擬舉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
也於戲孰知其開也所以爲塞乎昔者　孝宗在
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爲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悖不
過貶斥旋召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　今上之初
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義所在而
時以私好惡橫乎其間或暗承權奸風旨而有所舉
劾　朝廷從之以爲公義之所在也黜之以爲公議
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于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
之一人劾之一人詆之一人之身乍賢乍

佼莫知適從　上亦以初即大位過爲涵受言者不察以爲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逆瑾一出首治言官禍及縉紳毒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日言官曷爲其不言乎而以爲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開爲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識公而明其言切而不泛今也循次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以試之焉耳不夫而擢之擢之未必以爲賢也姑以崇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光之多也曰百世一賢猶以爲數又安得仲淹光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佼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蓋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奈何吾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

王子曰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兒天下不復

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
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
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
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
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
豈獻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
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
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
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
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
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
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
僞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
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動業皆汨沒不傳而姦儉
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
以私好惡穢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
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陞黜既未
必公而後世之褒貶又未必實則爲善者亦何所恃
哉於戲爲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
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
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

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既通則策論可無竢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

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埃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遍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加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

文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埃易也

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況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產者矣有粥子者矣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大僕即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為近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奴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

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遞傷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羣之効不然十年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陝西秦隴地高寒而善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雲錦成羣之効可坐而致矣某嘗　廷議及此而議者輒沮之卒以無成詩云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非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職官考

余嘗惠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說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摠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

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踈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

[illegible]掌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爲甚宋承五

代之辨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
列之崇卑制廩禄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
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
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勲爵邑徒爲煩文人不
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
去來常無虚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摠百官又置御史大夫
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
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
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遂罷尚書爲中書之職成帝

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
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
主外國夷狄復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爲僕射
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爲優重
光武發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
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
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
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
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
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曆
人主以恭恕爲心而宰輔以寬厚稱上意海内和平
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
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
淹爲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遽不果建
立神宗慨然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爲而王安石素
有矯世變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
之制一切埽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内
騷然勞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爲國建制非
私也元祐初召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

切埽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
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便人無疎戚唯其賢天下
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
熙寧爲小人主熙寧者以元祐爲邪黨互相攻擊有
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志存報復取元祐之
政又一切埽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呂公著贈
謚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領海甚者欲斲棺以
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焉蔡京繼之謂當改紀而覆
出爲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殆
徙略盡倡豐亨豫大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
中原淪陷左衽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

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可以鑒矣于時諸將競奮強虜氣奪中國之勢日振如岳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潤於秦檜之奸忘君父之大仇甘心事虜殺戮忠良放黜勳舊跡其所爲又一章蔡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侂胄何功顧德其立已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立僞學之名以次斥逐諸賢而其門容廝養如蘇師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位晚開邊釁幸之函首求成喪師辱國其所爲又一秦檜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史彌遠誅侂胄遂據其位權勢挾奪廢君立君比跡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其所爲又一侂胄也爲之後者可以鑒矣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爲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安奏大捷以爲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真州以啓兵端襄藩告急勢若倒懸安坐不救曰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溺泣以留之稱之曰師臣而不名卒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紹聖而後中間惟孝宗隆興之政差強人意而史浩湯思退猶且厠居其間自餘一奸殉一奸殉升率皆滿高肆毒濁亂國家爲之君者曾不一聽其紛紛醞禍宿亂以至此極猶爲國有君乎抑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

徒建空名于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彦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爲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爲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請賢也不用而用侂胄彌遠似道爲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哉

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筦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顛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戒

教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愼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

見正事闔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閒歇閒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沍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克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尚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當伏觀其教令長至無勞　東宮之
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養至有以暗逐明之
喻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爲尊
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
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
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
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
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
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
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
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
備復使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
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
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
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
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
迎送當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許論東宮開講幷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

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喻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參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

興獻王　王妃　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且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其

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爲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爲萬世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爲尊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爲至于今皆非之而子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疏衰爲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脩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

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常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恭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時[illegible]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illegible]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　興獻皇　興獻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太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爲昭子爲

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遷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次當昭平同為昭可也次當穆平同為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為兄弟也曰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為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世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在乃或從而變焉兄為君弟為臣弟可以臣兄未聞父乎兄也弟為君兄為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弟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僖嘗臣于閔則君臣之分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大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弟也以父弟途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為之乎且文定於此既以為真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為後弟不為兄後子不為

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爲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
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
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秩之次也
商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
各爲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
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文宗皆穆宗之子各
爲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
決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敘陽甲漢之
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
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皆非禮文
若一帝自爲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
晉唐以來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文武
世室猶同爲一世其後徽哲爲一世高欽爲一世大
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
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
同一室乎各自爲室則武丁之世當爲
五穆懿宗之世當爲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
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
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爲此紛紛乎
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
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

同堂異室以西爲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先生集卷第二十三